

语言·文化·军事系列丛书

柳晓 著

Trauma and Narrative

A STUDY

OF TIM O' BRIEN' S WORKS

AFTER 1990S'

越战老兵奥布莱恩20世纪90年代后作品研究

创伤与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军事系列丛书

柳晓 著

Trauma and Narrative

A STUDY

OF TIM O' BRIEN' S WORKS

AFTER 1990S'

越战老兵奥布莱恩20世纪90年代后作品研究

创伤与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伤与叙事:越战老兵奥布莱恩 20 世纪 90 年代后作品研究/柳晓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161-1359-2

I. ①创… II. ①柳… III. ①奥布莱恩,T. —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5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修辞叙事批评与奥布莱恩的越战叙事	(22)
第一节 修辞叙事学基本理论和修辞阅读原则	(22)
第二节 创伤理论的兴起与创伤小说的创作	(29)
第三节 奥布莱恩的创伤叙事与越战经历	(37)
第二章 人物叙述中的创伤化与性别、种族话语:	
《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	(46)
第一节 越战创伤与人物叙述者的创伤化讲述	(48)
第二节 叙述交流情境中的性别话语	(58)
第三节 叙述交流情境中的种族话语	(81)
第三章 人物叙述中的个人创伤、民族暴力与暴力呈现:	
《林中之湖》(1994)	(90)
第一节 人物叙述中的创伤化人物:约翰·韦德	(91)
第二节 一个文本,两重叙事,多重目的	(97)
第三节 创伤叙事中的暴力呈现与读者判断	(114)
第四章 人物叙述中的创伤恢复、讲述目的和伦理判断:	
《恋爱中的汤姆卡特》(1998)	(123)
第一节 人物叙述者与作者的创伤与恢复	(125)
第二节 可靠/不可靠叙述、多重讲述与隐含作者的讲述目的	(136)

第三节 叙述者话语中的女性与读者的伦理判断 (152)

第五章 走出个人创伤的叙述:《七月,七月》(2002) (161)

第一节 客观、冷静的全知叙述模式与集体创伤的讲述 (162)

第二节 叙述距离、多重聚焦与隐含作者的讲述目的 (169)

第三节 叙述的力量和集体创伤的利用 (180)

结语 (189)

参考文献 (195)

附录: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诊断标准 (206)

APPENDIX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208)

后记 (211)

导 论

当你除了故事以外记不清任何事情的时候，故事能让一切获得永恒。

——梯姆·奥布莱恩

作为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梯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 1946—）以越战老兵身份在美国文学中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一直以来，他被誉为越战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所创作的八部作品^①，每一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越南战争。1978年他创作的《追寻卡西奥托》（*Going After Cacciato*）真实地展现了美军士兵对于战争的困惑与恐惧，因其题材内容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获得了美国文坛的好评，在出版的第二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也由此确定了他作为一位重要的越战小说家和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地位。美国的《书览》杂志曾对此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由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欧纳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撰写的美国战争小说光荣榜，因为这部小说的加入而扩大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奥布莱恩的短篇叙事集《他们携带之物品》（*The Things They Carried*）、中篇小说《林中之湖》（*In the Lake of the Woods*）、《恋爱中的汤姆卡特》（*Tomcat in Love*）以及《七月，七月》（*July, July*）等作品也相继面世，并获得了法国声誉最高的最佳

^① 奥布莱恩的作品包括：《如果我死在战区》（1973）、《北部之光》（1975）、《追寻卡西奥托》（1978）、《核时代》（1985）、《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林中之湖》（1994）、《恋爱中的汤姆卡特》（1998）和《七月，七月》（2002）。

外国图书奖、美国芝加哥论坛的中心奖、美国历史家协会的詹姆斯·芬尼莫尔·库珀奖。此外，奥布莱恩还因《他们携带之物品》、《如何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How to Tell a True War Story*）等短篇小说而获得《时尚先生》杂志奖、欧·亨利奖以及普希卡奖等。这一切更加巩固了他早已确立起来的美国最重要的越战小说家的地位。正是因为奥布莱恩在其整个创作中，一直在关注这场战争对于美国人的情感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关注越战老兵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有人甚至把奥布莱恩作为越战小说的代名词。

事实上，像历史上所有的血腥战争一样，越南战争对美国 and 越南这交战的双方都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创伤。据统计，仅越南这一方，北越牺牲的士兵就大约有一百万人，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平民伤亡^①。拉尔夫·德·贝茨曾不无尖锐地指出，“为了坚持拯救越南，美国人杀伤了几百万越南人，加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名副其实地毁灭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天然景色”^②。而在1956年到1973年间^③，美国前后共有三百多万士兵来到越南。据美国官方统计，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美籍人数为58 000人。对于众多的美国人来说，越战的失败打破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神话，使美国人的自信和尊严遭受了空前的打击。人们都希望尽快忘掉这段耻辱和伤痛的经历。但是，这一经历所造成的影响远未随着越战的停止而消除，它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美国人的生活，并且已经渗透到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在很长时间内让美国人陷入无休止的痛苦之中^④。这正如莫里斯·艾泽曼所言：“越南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没有料到，越战的结果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人痛苦和分歧的根源。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战争中失败，并且还付出了牺牲五万八千多条生命的沉重代价。这是美国人心灵上一个从未愈合过的创伤。”^⑤

①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1997, p. 23.

② [美] 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 美国史》，（下，杜鲁门尼克松党政时期：1945—1973），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史研究室译，1984，第442页。

③ 1965年第一支美军作战部队在越南岷港登陆，美军正式卷入战斗。1973年北越与美国在巴黎最终签订了停战协议。1975年4月30日西贡被北越军队占领，最后一名美军士兵撤出西贡，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结束。

④ M. Paul Holsinger, *War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A Historical Encyclopaedia*, 1999, p. 360.

⑤ [美] 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孙宝缜译，2006，第7页。

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于这场战争一直众说纷纭。马里塔·斯特肯曾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个关于越战唯一的、可以认可的历史，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来自战争失败所象征的美国帝国主义和男性的标准叙述的瓦解。越战的历史是由相互冲突的许多历史组成，但是在经常对立的叙述中，一些特定的元素却是无可争辩的，即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分裂和越战老兵的边缘化”^①。对于大多数越战老兵而言，在参加了这样一场不符合先前战争形象的战争，一场美国公众拒绝相信的战争以后，他们受到的影响远未随着他们从越南的撤离而消除。越战的噩梦像鬼魂一样长时间地笼罩在他们的生活中。对于越战老兵而言，关键是没有人在乎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在一场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且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卖命，甚至眼看自己的战友悲惨地战死在战场上，最后却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尊重。”^②很多老兵在回国以后不仅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不少人在回国后无法适应新的生活，也难以融入到社会中去，由此产生的与周围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疏离感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老兵的边缘化。这一状况直到 80 年代后才有所改变。1982 年美国越战老兵纪念碑建成。在此之前围绕它的建立和设计等问题所引起的诸多争议反倒促使美国公众开始关注那个曾被他们遗忘的特殊群体——参与越战的老兵。在那一时期，越南战争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文化论题，就好像“一个传说中的怪物或邪恶的野兽最终被人们捕捉住，现在做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巡游”^③。

对于越战老兵的关注也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作^④。著名越战文学批评家菲利普·D. 贝德勒（Philip D. Beidler）指出，“在越南战争之后所产生的各种最为明显也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是：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亲自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开始了写作生涯。对于那段在美国人的生活、历史和文化来说都属于极为痛苦、混乱的时期，很多有着亲身

① 马里塔·斯特肯：《墙、屏幕和形象：解析越战老兵纪念碑》，见《视觉文化读本》，2003，第 123 页。

② 同上，第 179 页。

③ 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 1996, p. 53.

④ Philip K. Jason, *Acts and Shadows: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 2002, p. 8. 菲利普·杰逊在此书中分析越战后涌现出大批文学作品的原因时指出，虽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下列原因至少来说应该是极为关键的：在“二战”和越战之间，美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当这些年轻人从越战返回国后，有很多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通过文学形式表现出来。

经历的人都力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来理解它并且探询它的意义”。^① 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反映美军士兵在越南作战的作品，但是从整体来看一些重要的作品主要还是在 70 年代后期才得以问世^②，当时越来越多的出版商陆续出版发行关于越南战争的叙事作品^③。与这些叙事作品相关的评论文章和著作也大量涌现。卡利·塔尔（Kali Tal）指出，在 1978 年到 1982 年之间，关于越战老兵写作的相关评论研究文章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开始涌现，而 1982 年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越战文学评论著作则使得这些细流会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④。

奥布莱恩的创作自然也在这些批评家的关注之中。但是“战争小说家”的这一定位使得批评家们主要关注点在其早期直接关于战争的回忆和影响的作品上，这主要包括《如果我死在战区》（*If I Die in a Combat Zone*）（1973）、《追寻卡西奥托》（1978）以及《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中的部分故事，而对其后来的创作，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的创作关注较少。事实上，奥布莱恩本人对于“越战小说家”或者“战争小说家”这一身份并不太认同^⑤，他也曾在多种场合对此表示异议。在与拉里·麦卡夫莱（Larry McCaffery）的访谈中，奥布莱恩提到：“我不是一个越战作家。尽管越南战争促使我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争小说家。”^⑥ 批评家米莱拉·鲁塞维克（Mirala Roncevic）也认为，

① Philip D. Beidler, *Rewriting America: Vietnam Authors in Their Generation*, 1991, p. 1.

② 在众多反映这场战争的文本中，就叙事作品来看，尤为引人关注的有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1978）、罗伯特·斯通的《亡命之徒》（1974）、拉里·海涅曼的《帕科的故事》（1986），以及斯蒂芬·赖特的《绿色沉思》（1983）等小说；奥布莱恩的《如果我死在战区》（1973）、菲利普·卡普托的《战争的谣言》（1977）、罗恩·科维克的《生于七月四日》（1976）等回忆录，以及迈克尔·黑尔的《快件》（1978）等可以作为社会文献和观察者报告的叙事作品。

③ 以美国的几大著名的出版社为例：Avon 早在 1978 年就开始重新发行系列越战小说，这个系列一直持续到 1982 年，Ballantine 主要关注与战争相关的非虚构小说系列；Random House 也重新发行越战小说。1987 年 8 月 4 日的纽约时报评论声称，“越南战争已经打入到美国的文化前沿”。在该篇文章中作者将这一现象称为“越战潮流”。

④ 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 1996, p. 189.

⑤ 在 David Louis Edleman 对奥布莱恩所作的这次访谈中，奥布莱恩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其作品中涉及越南战争就将他列为越南战争小说家，“那就等于把莫里森称为黑人作家，把康拉德称为海洋作家，或者将莎士比亚称为皇室作家”。< <http://www.dave-edelman.com/interviews/obrien-full.cfm> October 1, 1994. >

⑥ Larry McCaffery, *Interview with Tim O'Brien*. In *Chicago Review* 33.2 (1982): 131.

“给奥布莱恩贴上越战小说家的标签似乎太具有局限性，甚至过于简单化。因为他的作品不断地对故事讲述的技巧进行挑战，这使得他在探讨事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得以展现了他那简洁、明晰的写作风格”^①。从奥布莱恩的整个创作来看，虽然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涉及了这场战争，但实际上他在很多时候也只是将战争作为一种隐喻，以此来探讨人们生活中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东西。尽管如马克·赫尔伯里所言，21世纪的很多美国读者都将通过迈克尔·黑尔（Michael Herr）的《快件》（*Dispatches*, 1978）和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他们携带之物品》等叙事作品来了解越南战争，但奥布莱恩的创作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于这一场战争的记录和表现，其作品不仅仅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美国士兵在越南的经历，更是从历史、文化、道德和哲学等层面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发掘。他反复探讨的一些具体题材和主题包括：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事实与想象力的不断交织；对人类真理的各种探寻；参与越战所引起的道义上的争斗；人类的心灵忍受那些非人道行为的限度；民族对于战争应当承担的集体道德责任，以及人们对于故事讲述及其精巧、虚构之手段的需要等等^②。正因为他的作品在记录越南战争这一经历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种历史的关怀和文化的深度，这使他被批评家誉为“美国的康拉德”：“如果说有一位美国的康拉德，或者是有一位越南战争的荷马，即一位将特殊的创伤与人类共通的主题相结合的艺术家的话，那么这一人物非奥布莱恩莫属。”^③

在创作技法上，奥布莱恩承认自己深受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以及约瑟夫·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也极为注重风格的创新。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对奥布莱恩在力图传递战争的恐怖和故事讲述之力量等方面的努力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尤其在论及《他们携带之物品》时曾提到：“奥布莱恩先生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这不仅仅是对那些对越南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任何对于写作技

① 转引自 Patrick A. Smith, *Tim O'Brien: A Critical Companion*, Greenwood Press, 2005, p. 13.

② *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Literary Biography Supplement: Modern Writers, 1900 - 1998*. Gale Research, 1998, p. 43.

③ Thomas Myers, "Tim O'Brien". 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 152, *American Novelists Since World War II*, Fourth Series, Edited by James D. Giles and Wanda H. Giles, 1995, p. 142.

巧感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它的重要性。”^① 国内有批评者指出，奥布莱恩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与罗伯特·斯通的新现实主义基本上代表了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两大模式，甚至认为：“奥布莱恩的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比他的主题创作成就更高。”^② 事实上，尽管奥布莱恩十分关注小说形式技巧的创新，但是他对于纯粹的形式技巧上的试验曾明确表示很反感，因为对小说道德效应的关注和深刻主题的探询一直是他最为重视的。他曾以不同的方式仿效康拉德、海明威、福克纳和乔伊斯这些现代主义的大师，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大师们是将小说作为一种高尚的职业，将他们自己的作品看作是赋予了更深层意义的当代世界的转喻^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奥布莱恩对于文学价值所持的观点是非常传统的，他认为小说的真正核心在于：对真实的、重要的人类价值的探讨^④。在《他们携带之物品》的一个短篇故事《死者的生命》中，他通过叙述者提出：“故事能拯救我们。”^⑤ 奥布莱恩极为重视小说的道德效应，认为小说一个最为普通的目的就是“将读者置于故事讲述者或者至少是故事中人物的处境之中，其目的就是将其放置到他人的道德框架之中”^⑥。

在对奥布莱恩创作艺术的研究中，很多批评家经常注意到的是奥布莱恩的作品中那种矛盾和混乱的感觉，便往往将其当作一种后现代技法，或者是一种比喻或象征，并将其视为作者对于战争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影响所作的评判。这种阐释对于那些没有亲历战争而只是通过虚构来讲述战争故事的作家们来说或许是适用的，但是正如卡利·塔尔（Kali Tal）注意到的，这类阐释忽略了奥布莱恩这一类作家作为战争幸存者所直接体验到的、个人的境况^⑦。因为对于众多越战老兵来说，越南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战争，它也是造成精神创伤的场所。塔尔发现很多越战老兵的写作最深层

① Michiko Kakutani, “Slogging Surreally in the Vietnamese Jungle”. In *New York Times*, 6 Mar, 1990, p. C21.

② 甘文平：《论罗伯特·斯通和梯姆·奥布莱恩关于越南战争的小说》，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3，第 xi 页。

③ Larry McCaffery, “Interview with Tim O’Brien”. In *Chicago Review*, 33. 2, 1982, p. 138.

④ Ibid., pp. 129 - 149.

⑤ Tim O’Brie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1990, p. 225.

⑥ Alex Vernon, *Soldiers Once and Still*, 2004, p. 191.

⑦ Kali Tal,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ain: Vietnam Wa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a Literature of Trauma”. In *Fourteen Landing Zones: Approaches to Vietnam War Literature*, Ed. Philip K. Jason, 1991, pp. 217 - 250.

次的原因是参与了那场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恐怖、悲伤、罪恶和无助感。这样，通过将越战文学置于创伤话语的语境之中，塔尔指出大多数批评家的局限性，即无法以一种全局、整体性的观念来看待这场战争，亦即“不可避免地将战争简化为某种隐喻性的东西”^①。对于奥布莱恩而言，越南战争成就了他作为当代杰出小说家的地位，也成为他的创作之源。尽管他本人在回忆录《如果我死在战区》（1973）里曾一度否认战争对他造成的影响，但是在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他越来越关注这种经历，其作品中的人物创伤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他于1994年创作的《林中之湖》以及同年发表的自传性随笔《我心里的越南》^②都表明当时他本人似乎难以走出创伤化的悲观境地。这一点似乎也证实了卡利·塔尔的论断：“幸存者文学往往倾向于在创伤化经历至少过后十多年才开始出现。”^③ 塔尔对越战老兵叙事之心理学根源的重视在马克·赫尔伯利（Mark Heberle）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在赫尔伯利看来，越南战争中老兵创伤与其他创伤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单是参战的个体在精神上所受到的一种刺激和侵害，而且也是一种共通的经历^④。这些老兵不像其他遭受创伤的群体，他们都有一种因其行为而产生的罪恶感。在越南，美国士兵发现自己分不清越共和平民，这常常致使他们因滥杀无辜而引发内心深处无法磨灭的罪恶感。此外，战争的结果以及民众对于参与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也使得老兵的创伤变得格外复杂。在战场上，他们觉得自己同胞的生命是被浪费掉了。战争的失败，让老兵感觉到他们所施行的暴力和忍受的痛苦没有任何结果。此外，美国国内掀起的关于这场战争之价值和公正性的论争，以及后来整个民族对于战争体现出来的冷漠、健忘或忽略都无法为他们的创伤提供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一切在奥布莱恩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和众多越战老兵作家一样，奥布莱恩的作品既表现了因越战引起的创

① Kali Tal,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ain: Vietnam Wa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a Literature of Trauma”. In *Fourteen Landing Zones: Approaches to Vietnam War Literature*, Ed. Philip K. Jason, 1991, p. 223.

② Tim O'Brien, “The Vietnam in Me”. I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2, 1994, pp. 48–57.

③ 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 1996, p. 125.

④ Mark Heberle, *A Trauma Artist: 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 2001, p. 17.

伤，又因这一战争创伤而产生。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聚焦于一位在越南受过创伤的人物，比如一位受伤的退伍老兵（《核时代》、《七月，七月》），或者是一位参与了战争罪恶的人（《林中之湖》、《恋爱中的汤姆卡特》）。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作为暴力的观看者或者参与者受到了创伤，都具有很多独特的创伤化症状。但与此同时，这些人物并非仅仅受到了战争的创伤，童年以及爱情和婚姻生活中遭受的各种创伤都交织在一起。作者似乎是让这些人物通过追溯他们精神创伤的根源从而最终达到恢复的目的。

但是，正如赫尔伯利所言，很多对于越战恐怖性事件的叙述都是直截了当的对个人经历的叙述。这些经历是那些试图清晰再现创伤情形的战士所共有的。然而奥布莱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复制或回忆他自己的经历，他将越南战争本身作为一种资源，从而把创伤重新塑造为一种超越了战争的家庭和个人的创伤^①。此外，很多其他越战老兵的叙事大都是将创伤的情形和后果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叙述出来，似乎写作是能够充分表现难以言说之经历的载体，而奥布莱恩的叙述作品则使得人们将注意力吸引到其写作本身，吸引到表现的困难和建构性上。他的作品中，创伤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不断地出现，具有不同的结果，没有任何线性的进程，也没有任何终结。在赫尔伯利看来，“这是一种对个人经历进行重新塑造的写作，其目的在于通过虚构来超越该经历，或者将这一经历本身作为虚构并对它进行再创造。这种写作是创伤艺术，而奥布莱恩则是这种艺术的一位重要开拓者”^②。这样，通过考察创伤在奥布莱恩整个创作中的作用，赫尔伯利对于奥布莱恩作为 20 世纪后期的一位重要美国作家进行了重新定位。他认为奥布莱恩对那种毁灭性经历的表现和他通过不同的创作对该经历的反复叙述，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国“创伤后文化”^③ 最为丰富和复杂的表现。在赫尔伯利看来，尽管越南是创伤化的领地，也成就了奥布莱恩后来的创作生涯，但作家本人拒绝接受“战争作家”这一定位，其作品中创伤化的情形反而随着作家及其作品远离越南战争而变得更为普

① Mark Heberle, *A Trauma Artist: 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 2001, p. 24.

② Ibid., p. 33.

③ 在赫尔伯利的著作中，他运用了科比·法维尔的“创伤后文化”这一概念。后者在其论著《创伤后文化》中指出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中有四个特征与当代美国文化相关联。法维尔将创伤作为一种理解过程，并以此来阐释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人生活中的各种暴力现象。详见 Kirby Farrell, *Post - Traumatic Culture: Injur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Nineties*, 1998, pp. 11 - 12.

遍、明显,这些事实都表明:将奥布莱恩称为“创伤艺术家”^①更为贴切、中肯。赫尔伯利将文学创作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也体现了当代美国文学研究中一种新的走向。这也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和研究奥布莱恩的创作以及整个美国战争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一 奥布莱恩小说的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对奥布莱恩的研究极为有限。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国内涉及奥布莱恩作品的研究不足10篇,它们包括对奥布莱恩作品中与战争相关的内容题材的介绍分析^②,对其早期作品《追寻卡西奥托》(1978)和短篇故事集《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中两个短篇故事的研究^③。对奥布莱恩90年代以后的作品的研究极少^④,更没有将奥布莱恩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认为,奥布莱恩的创作不仅仅是美国越战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⑤,也是深入理解、认识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这是因为在他9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奥布莱恩已经将这场战争拓展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争斗。它们折射出很多当代美国社会中与性别、爱情、婚姻等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

① Mark Heberle, *A Trauma Artist: 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 2001, p. xix.

② 甘文平:《论罗伯特·斯通和梯姆·奥布莱恩关于越战题材的小说》,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③ 陈敦全:《一部越南战争沉思录:梯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1998年《国外文学》第3期,第46—51页;蔡春露:《论奥布莱恩小说的不确定性与元小说模式》,2003年《外国文学》第1期,第39—44页;蔡春露:《奥布莱恩与其越战题材的后现代主义小说》,2003年《外国文学》第3期,第23—24页;王丽亚:《“真实故事”的虚构与阅读——评梯姆·奥布莱恩的〈怎样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2008年《外国文学》第1期,第3—11页。

④ 甘文平的博士论文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了《恋爱中的汤姆卡特》(1998),指出“小说从哲学层面认为越南战争和战争般的生活具有许多类似之处”(第75—82页);在第四章《林中之湖》里提到奥布莱恩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写作技法,指出该小说运用了新历史主义观点思考越南战争中的美莱事件(第129—135页)。

⑤ 事实上,奥布莱恩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性早已为国内美国文学研究者认识。李公昭在《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复兴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包括梯姆·奥布莱恩在内的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给美国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详见李公昭:《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复兴与发展》,《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6—10页)胡亚敏在博士论文《美国越南战争的幻想与幻灭:论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越战的解构》中也提到奥布莱恩“无疑是越战作家中杰出的代表”(第12页)。她的博士论文主要分析越战文学如何解构美国人以前想象的越战。在她列举的众多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就包括了奥布莱恩的多部作品。(详见:胡亚敏:《美国越南战争的幻想与幻灭:论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越战的解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

国外批评界对奥布莱恩作品的研究是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越战老兵开始关注这一整体历史文化语境相关联的。1982年越战老兵纪念碑的建立以及围绕它所引起的各种争议反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和他们的创作。针对批评界对越战文学的日益关注,越战文学评论家菲利普·杰逊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当创造性领地尚未被完全耕耘之时,批评的领地已经开始硕果累累了。”^①

对于文学批评界关于这场战争的持续性论战,赫尔伯利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表现性的(模仿性的);经典性的(具有文学特性的);文化性的(意识形态的)。②在赫尔伯利看来,模仿性的批评主要是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有效地表现了战争的现实;经典性的批评是看一部作品是否对美国文学的主体、民族神话以及国民的宗教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文化性的批评则考察一部作品是如何揭示或掩盖了体现美国社会特征的有关种族、性别和阶级等意识形态话语。这些特征在一个充斥着非理性的消费、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以及景观政治的年代里通常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③。

虽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同的批评视角有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比如很多关于越战的作品往往因为深刻表现了战争中的残暴、荒谬,或者展现了参战士兵在战场上反复无常的情感变化等,而被列为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从而更加丰富了美国文学传统。但是,上述三个方面可以使人们在区分各类批评的侧重点的同时,更好地把握美国越战文学以及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新走向。下面我们根据赫尔伯利的这一观点从三个方面对国外批评界关于奥布莱恩作品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

第一类侧重于模仿性的批评家主要考察奥布莱恩的作品中是否真实地表现了越南战争。对于这一场战争的特点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认为,“越南战争是第一场可怕的后现代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所有以前的叙述范式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越战老兵可以借此讲

① Philip K. Jason, *Acts and Shadows: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 2002, p. 3.

② Mark Heberle, *A Trauma Artist: 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 2001, pp. 299 - 300.

③ Ibid., p. 300.

述这样一种经历的共同语言的消失”^①。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批评家认为，对于像奥布莱恩这样的越战作家来说，传统的手法无法表现战争本身所充满的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策略和事件。比如林纳尔德（Donald Ringnalda）就指出，由于人们无法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来表现越南战争的特征，以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和《他们携带之物品》为代表的作品则使用碎片式的、非线性的以及其他试验方法为读者提供一种类似于战争中才能体验到的经历^②。因此，这类批评家关注的主要也是奥布莱恩为了表现越战之混乱、荒诞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不确定性而使用的各种后现代的写作技法。在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A. Smith）看来，奥布莱恩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深受 60 年代新闻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运用“意识流的叙述，加上创造性的细节和一种对话体，来将传统的客观的新闻故事转化为某种能够反映所表现题材（越南战争）之混乱、超现实的特质”^③，力图更为逼真地表现战争经历在情感和理性上产生的影响，追求一种更为诗化或隐喻性的真实。他认为，语言本身的混乱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从语言的角度对战争的隐喻，而这正是奥布莱恩作品的特质。此外，将越战的特质与小说的叙述技巧和文体风格相关联的研究中还包括凯瑟琳·卡罗维（Catherine Calloway）对《如何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中元小说形式的探讨^④、斯蒂文·开普林（Steven Kaplan）对《他们携带之物品》中不确定的叙述者的研究^⑤等重要文章。总之，在这类批评家看来，奥布莱恩根据自身经历运用各种想象性手法，主要是力图向读者表现内在于越战中的那种奇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从而使读者对这种真实性有更好的了解。

从文学经典性批评这一方面来看，批评家倾向于将奥布莱恩的创作置

①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2003, p. 44.

② Donald Ringnalda,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Vietnam War*, 1994, pp. 25 - 42.

③ Patrick A. Smith, *Tim O'Brien: A Critical Companion*, 2005, p. 13. 新新闻主义创作手法是一种因新闻记者汤姆沃尔夫的使用而被广泛采用的文体，他使用意识流的叙述，加上创造性的细节和一种对话体，来将传统的客观的新闻故事转化为某种能够反映表现题材之混乱、超现实的特质的东西。

④ Catherine Calloway, "How to tell a True War Story: Metafiction i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In *Critique* 36 (Summer, 1995), pp. 249 - 57.

⑤ Steven Kaplan, "The Undying Uncertainty of the Narrator in Tim O'Brien's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In *Critique* 35. 1 (Fall, 1993), pp. 43 - 52.

于英美文学传统这一大的背景之中，来考察他的创作是否“加入到这一传统之中，并且成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或者改写”^①。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源自于越战文学评论家菲利浦·D. 贝德勒（Philip D. Beidler）的影响，于1982年面世的《美国文学与越战经历》是他首部研究越战文学的专著^②。在该著作中，贝德勒为很多后来的越战文学批评奠定了基调。他将越战置于美国神话的大背景下讨论，认为所有越战文学作品与美国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在早期美国文学中找到影子。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批评家包括佳里·克里斯特（Gary Krist）。他在评论奥布莱恩的《他们携带之物品》时，指出“有时这部书就像现代版的《坎特布雷故事集》，只不过在这里轮流讲述故事的香客变成了战士，他们在通向一个更具有含混性的道德行程之中。另一些时候，这部书又像《在我弥留之际》的越南版本，每个人物看待事件的视角使得整体的叙事更加复杂化”^③。在米尔顿·贝茨（Milton Bates）看来，奥布莱恩作为一位最重要的美国战争小说家，正是由于对“什么是勇气？你是如何获得勇气的？”等问题的探讨而“加入到我们伟大的战争小说家这一光荣传统之中——克莱恩、海明威、琼斯、梅勒、海勒和冯尼古特”^④。另一位战争文学批评者埃里克斯·维隆（Alex Vernon）则将文学传统和奥布莱恩的军事经历相结合，讨论在战争语境中，男女之间的感情和性爱关系在奥布莱恩的作品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它们与《永别了，武器》等美国文学史中其他一些优秀战争小说的互文性又是如何体现的^⑤。

在文化批评家看来，由于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战争，也是了解和认识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窗口，一部反映越战及其影响的作品可能因其展示了美国在20世纪末的情形，或者表现乃至重构了身处其中的美国人的意识形态而具有价值。这种文化性的批评在菲利浦·D. 贝德勒第二部著作《重新书写美国：越战作家那一代》（1991）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同于其第一部著作《美国文学与越战经历》（1982）对越战叙事文学和美国文

① Mark Heberle, *A Trauma Artist: 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 2001, p. 300.

② 在此之前，关于越战叙事文学的评论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和报纸。

③ Gary Krist, *Innovation Without Tears*, 1991, p. 692.

④ Milton Bates, "Tim O'Brien's Myth of Courage".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3, no. 2 (Summer 1978), pp. 263 - 79.

⑤ Alex Vernon, *Soldiers Once and Still: Ernest Hemingway, James Salter, & Tim O'Brien*, 2004, p. 191.